

# 今/夜/无/梦

林惠子 著



J I N Y E W U M E N G

长篇婚恋小说

中国人的《廊桥遗梦》

**催泪杀手·旅日作家·林惠子** 搁笔十年·新作

对**纯情初恋**的深切怀念

对**现代婚姻**生活的无奈告白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J I N Y E W U M E N G

长篇婚恋小说

# 今/夜/无/梦

林惠子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今夜无梦 / 林惠子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034-6236-8

I . ①今… II . ①林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7408 号

责任编辑: 徐玉霞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[www.chinawenshi.net](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)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: 10240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 开

印 张: 6.75

字 数: 185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## 前言

几年前，我认识了一位美丽、善良而有才华的女人，并发现了她隐藏了30年的秘密。她那纯洁的爱情故事使我深受感动，无意中我也变成了“剧中人”。

我不想把她的隐私公布于众，可是她临终前有过遗言，想写一部自传体爱情小说，可惜没有时间了。

她把几年来写的几本日记悄悄地交给我说：“告诉和我生活经历相似的姐妹：‘如果你仍忘不了你的初恋情人，就放下你的自尊，赶快拨打他的电话；爱他三天三夜，死而无憾！’”

“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没有自尊了吗？”我不由想起了他，我也不会去见他！因为我恨他！

她说：“自尊，你守住它，它像一堵墙，人格防卫墙；有时它却像一张纸，一文不值；饥饿难忍时，讨一口嗟来之食不至于饿死，你要所谓的自尊，还要生存？”

“……饥饿和爱情不是一回事。”我辩解道。

“当你苦苦思念一个人的时候，不就是患了爱情饥饿症吗？”

我不想和她辩论下去，因为她已经身患绝症，但她现在很快乐！见到了思念了30年的恋人。临终前她说，离开这个世界，她将无怨无悔。

含泪看完了她留下的日记和情书，决定帮她完成心愿，书中隐去了所有人的真实姓名。

佛教中常说：依善业有善果，造恶业受恶报。在和她交往的几年中，我暗中帮助她完成了她的心愿，于是上帝也回馈我一件珍贵的礼品——这部优美而感人的爱情小说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奇怪的托梦·····  | 001 |
| 第二章 继母的隐私·····  | 017 |
| 第三章 母亲的隐私·····  | 033 |
| 第四章 流失的爱·····   | 049 |
| 第五章 老地方见·····   | 071 |
| 第六章 漫漫长夜·····   | 087 |
| 第七章 无奈的婚姻·····  | 103 |
| 第八章 咖啡往事·····   | 117 |
| 第九章 今夜无梦·····   | 129 |
| 第十章 临终遗言·····   | 143 |
| 第十一章 男人的泪·····  | 155 |
| 第十二章 奇怪的愿望····· | 167 |
| 第十三章 婚礼和葬礼····· | 179 |
| 第十四章 告别初恋·····  | 193 |
| 结 尾·····        | 208 |

## 第一章 奇怪的托梦

---

人有两套生命系统：肉体 and 灵魂。  
当人死去后，灵魂迅速地 from 肉体中分离出来，在时空中飘游，直到找到它可以依附的肉体。

我的学生长得和我姐姐一模一样，  
于是故事开始了……



去年夏天，我刚从日本回到上海休假，就接到以前在日本语学校同学的电话：“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，要请你帮忙。”

几年前他在上海办了一家日本语言学校，现在学校很出名，生源很多。一位口语老师突然出了交通事故，住进了医院，他教的口语班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老师。

我有些为难，因为这次回来，主要是寻找一位几年来一直赞助我上大学、留学的好心人。那年我考上了长春师范大学日语系，这一年家境很不好，父亲出了工伤，母亲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卧床不起，哥哥刚结婚，家里没有余钱让我上大学。

一筹莫展时，县里贫困办的人打来电话说，有一位不想透露姓名的好心人要赞助我上大学，真是喜出望外！打听这个人是谁，想上门道谢，可是县里的人说，那人特意关照不能透露他的任何一点消息。

这位好心人知道我家的一切情况，村里一位日本残留孤儿的老人去了日本后，要我去日本留学。当年是我祖父收留了他，让他留在了村里；为了报答祖父当年的恩情，找到了亲人的他一定要我去日本留学。

我很想去国外看看，可是没有钱，他意外地寄来了二十万日元。父亲说不能收，我们还不起，能赞助我上大学已经恩重如山了。

扶贫办的干部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曾经有助于他，如果不接受这笔钱，他在县里的一个大项目就要停工。那天县里、公社来了很多干部，



他们来劝说我父亲一定要收下这笔钱。

村民们羡慕地说，天上掉下个大馅饼！虽然父亲当年是队长，兢兢业业地干了几十年，他是大家公认的好干部。可是这样的好事，一连再三，老是轮到老刘家。大家都在猜测：他是谁？

我想起了一个人，一定是他！他想忏悔，又不想让我们知道。

我原本要拒绝的，可是想到他对我姐姐的伤害，我不能就这样的便宜了他。就要去日本，好好学习出人头地，让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看看，我不再是乡下小丫头了！等我有了钱，再还给他，不要他的施舍！

这次回来，我已经带足了所有的钱，准备还给他。可是一时找不到他的家，他父母住的老房子已经拆迁了，通过熟人到派出所打听到了新地址；可是新分的房子已经卖掉了，他们不知去向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查了他的姓名，也没有找到。在茫茫的大上海找个人，真是一件难事。

校长是我在东京语言学校最好的朋友，我不好意思拒绝他。

“每星期就上两个半天，八小时。如果找到了老师，马上就把你换下来，怎么样？”他看我还在犹豫，就说，“你不是想找一个人吗？那些学生的家长都是老上海人，说不定能有线索。”

“这是个好主意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？”我痛快地答应了。

这是两年制的专业商务日语班，虽然我以前没有上过正规的师范学校，可是教口语我是内行。在日本我自编教材，教日本人走出教室，实地学习会话，效果很好。

这是第一堂课，我用日语对话。一位学生在下面起哄：“老师，我们听不懂！”

“听不懂也要听，慢慢就听懂了。”对付这些调皮的学生，你要来个下马威。

当我和学生用日语对话时，他们说得结结巴巴的，连简单的日语对话也不会，这两年的专业日语怎么学的？这时，我注意到了一位趴在桌上的女同学，她轻声提示站起来回话的同学。

我看了班里的名册表，她叫马晓帆，每次考试，成绩都是名列前茅。

全班的同学都认真地在听课，只有她低着头，饶有兴致地摆弄手机上的挂件，很不在乎的样子。旁边有一位女生推了推她，她侧着头好像在责怪那位女生。那位女生窘迫地看看我，不再吱声。

要想个办法治她，讲完一段课后，要点名让学生来朗读，我叫了一声：“马晓帆，你起来念。”

她伸了一个懒腰站了起来，她穿着一件白色吊带裙，外面是一件粉红色的小外套；头发上夹着一枚红色的草莓发夹，薄薄的嘴唇微微朝上一翘，显得精怪、调皮又可爱。

她缓慢地抬起头，就在她抬头看我的一刹那，我惊讶极了，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她怎么长得像我姐姐？简直太像了！我因惊愕、恐怖而感到毛骨悚然。

我定了一下神，壮了壮胆，再仔细看了她一眼：姐姐的眼睛善良、纯净；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挑衅和倦意。

她看我半天不吱声，慢慢地问：“老师，叫我念吗？”

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：“……哦，是的。”

她调皮地笑了笑拿起了书，流利地念起来。我没有在听她念，姐姐的面容一直在我眼前浮动。如果她穿上姐姐的衣服，我肯定认为，她就是姐姐。

说来也奇怪，我原本不想来当代课老师的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姐姐对我说：“小妹，你不是一直想当老师吗，去吧……”

我又一次看见，半空中飘舞着一条红色的丝巾，这是姐姐最喜欢的围巾；是他，一位插队到我们村的上海知青送给姐姐的信物。我也很喜欢，吵着要姐姐给我，姐姐不肯，这是她第一次拒绝我。

当时我嫉妒地对她说，以后我也找一个上海人，要他送一条比你的还要漂亮的丝巾给我！后来我看见姐姐的男友，故意不和他说话，但是心里却想着和他见面。有时我会想：那天他和姐姐在高粱地里干什么？

在日本留学的日子，我也经常做相同的梦，看见他从高粱地里出来，朝我走来……他紧紧地抱着我，我怎么也挣扎不了，我叫了起来：你是姐姐的男朋友，走开！

我用力地推开了他，当我睁开眼睛，看见男友在我身边，他亲切地问：“你怎么啦？又梦见你姐姐了？”我点点头，依偎在他肩上。

那天梦醒了，觉得奇怪，姐姐怎么知道我要去当代课老师？

姐姐很能干，自己靠割草、干农活攒下钱上高中。她当过大队卫生员、公社宣传队员、演过样板戏，后来当了公社代课老师。她每月8元的工资供我上学。

在我15岁那年，看到了姐姐被他无情地抛弃，最后死去的场面；虽然我曾经悄悄暗恋过他——可是姐姐的死让我开始憎恨爱情，情愿孤单一辈子也不结婚！

晓帆虽然用流利的日语念着，可是不喜欢她，她是一个任性的上海小姑娘。突然我想：人是有灵魂的，死了灵魂会附在刚出生的婴儿身上，她会不会是姐姐的投胎？

在日本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，一位画家朋友告诉我说，那一年夫人怀孕后，很讨厌丈夫；一天电视里播放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纪录片，丈夫说，我看到这些日本侵略者就想杀死他们，我爷爷就是让他们杀死的。

话刚说完，夫人肚子一阵疼痛，晚上就流产了。后来又怀孕了，这一次夫人很依赖丈夫。他们生下了一位可爱、漂亮的女孩。女孩生下来就会笑，算命的说她是观音转世。女儿长大后，一天她对父亲说，我来你家的第一天，看见一位穿着和服的日本男人从窗口飞了出去。

真的？朋友半信半疑。因为他们夫妻之间的事从来也没有对女儿讲过，女儿怎么知道的？难道夫人怀的真的是日本鬼魂的投胎？当时大家就当趣闻听了。

但是我相信，我看到过鬼魂，在乡下山上的一块坟地上，那天我和姐姐回家，看到一个披着斗笠的鬼魂，它的叫声像鸭子一样。我害

怕得躲在姐姐的身后，姐姐说，不要紧，我书包里有一把剪刀和一面小镜子，你拿出来就可以了。后来果然没什么事了。

正当我沉思着，一个亲切柔美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老师，我念完了。”

当我再一次注视晓帆时，看到她脸上纯真的笑容，美丽的小酒窝和我姐姐长得一样。她的声音就像姐姐的声音，像远处飘来清脆的铃声，慢慢地融进了我的心里。

一瞬间，我喜欢上她了；好像姐姐就在我面前，我感到很亲近。

“你念得好极了，以前学过日语吗？”我真心地夸奖她。

“没有。”她摇摇头，得意地看着旁边的女生，“但是我喜欢看日本电影，听原版的日本歌曲。”

我对同学说：“你们想准确地说好日语，必须像她一样，听原版日语录音，坚持每天听两小时。”

后面的一个男同学，调皮地拍着她的肩膀说：“你可以当老师了。”

她回头瞪了他一眼说：“谁给我中午排队买饭，我就教谁。”

“好，我明天去。”男生说。

当我讲起了日本现在的著名歌手松田圣子的故事时，她不再玩挂件了，而是很仔细地听着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当她不调皮时，眼睛是那么的明亮、纯真，就像姐姐一样。

村里的老人都说，你姐姐的眼睛就像天上的星星，亮晶晶的；看了这双眼睛，谁也不会做坏事了。可是为什么喜欢上这双眼睛的人，却做了坏事？害死了我姐姐？这是我一直困惑的问题。

直到遇见了在日本留学的迈克，他对我说，不是他害了你姐姐，是上帝看到你姐姐将来要在人间受很多苦，所以让她升到天堂和上帝在一起。

我只能相信他的话，这样想，才觉得姐姐命不苦。但是我在心里还是一直诅咒害姐姐的人应该下地狱！

今天没有心情讲课了，想马上回去和迈克讲今天遇到的蹊跷事。

可是没有到下课的时间，还得继续说：“当年松田圣子从九州乡下背着一个小包来到东京，经过十几年的奋斗，成为大家喜欢的歌手。她是日本新闻界的宠儿，没有她，日本的新闻界就不热闹了。”

“为什么她的婚外恋，日本人还为她喝彩？”晓帆打断我的话抢着说。

看来她知道得不少，还好我在这方面有点研究，否则我可下不了台。

她期待的眼光那么像姐姐？姐姐也是这样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尤其是问他。他来到我家后，姐姐要问他很多问题：

“为什么照相机会把人的影像拍下来？”

“为什么飞机不会掉下来？”

我也和姐姐一样等着他的回答，他好像是书中的智慧老人，什么都知道，我和姐姐都很敬佩他。后来他从上海带来了一本厚厚的书——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书里都有。

姐姐开始安静了，每天捧着书躲在房间里看；而我只能在姐姐不看的时候赶紧看几页。那本书打开了我的眼界，我想知道更多的知识必须要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。

后来我从长春师范大学日语系毕业后，分到了吉林四平师范学校当老师，再后来我到了日本留学，现在我已日本华人报刊的业余记者，能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。

我对晓帆说：“她甩掉了一位追到日本来找她的美国明星，这不是一般的男女之情，她的行为代表了日本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；国家强大了，妇女的地位也提高了。”大家聚精会神地在听，我继续说了下去：“日本主流社会的掌权者很得意，因为他们再也看不到当年日本战败后，美国军人随意凌辱日本妇女的情景；日本女人再也不会像电影《望乡》中的阿纪婆一样为了生活，去南洋当妓女了……”

“老师，你说得真好，我就喜欢听这样的故事。”下了课，她兴奋地对我说。

“谢谢你，你们有什么建议可以提出来。”

“老师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你？”突然她像发现什么，疑惑地看着我说。

“……是吗？”我越看越觉得她像我姐姐，现在不感到害怕了；好像姐姐在听我的课。以前我曾对姐姐和哥哥夸过口，将来我也要当老师。

哥哥嘲笑我说：“你当老师，我们吓得要躲在桌子底下去了。”

姐姐温情地微笑着说：“你当老师那天，我坐在第一排听你的课，你一定上得很好。”突然想到这句话，我不寒而栗——她现在真的坐在第一排。姐姐和晓帆的影子在我眼前摇晃着，我分不出是幻觉还是现实？

过几天是清明节了，我在想，是不是回东北给姐姐扫墓？我离开东北这十多年，没有给姐姐上过几次坟；最近两年，我没有回家，是不是姐姐在责怪我了？

昨天我还和迈克说，一起去东北旅游。他高兴极了，他喜欢摄影，大兴安岭的森林和长白山天池的风景一直是他想拍摄的。

我感觉到姐姐的灵魂就在眼前，我有些恐慌，想马上走，可是我的脚却情不自禁地走到她面前。

“老师，你上的课真好！以后有什么好书借我看，好吗？”她很诚恳地问。

“就会拍马屁！”一位男生走上前开玩笑地说她。

她不理睬他，继续说：“下个月是我的生日，老师，日本人生日送什么礼物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生日？”我好奇地问她。

“1979年3月3日，日本女儿节。”

“什么，3月3日？”我的脑子“嗡”地一下：1978年3月3日，一个我熟悉而难忘的日子，姐姐去世后的几天里，家里老是闹鬼，妈妈看见姐姐的影子一直在门外徘徊，父亲也听到姐姐的哭声。

我在梦里听到姐姐对我说：“去找他，去找他！”一天，我梦游

半夜走出家门，走到一块高粱地前。我一直坐到天亮，村里起得最早的捡牛粪老汉看见了我，将我送回家。

村里一位懂巫术的地主婆说，你姐的阴魂不散，要过七七四十九天，快请和尚来念经，帮助她早日投胎转世。父亲这才请了前村公主庙的和尚来给姐姐念经。

记得那天和尚对我妈妈说：“她灵魂不散，一定有什么没有了结的事？现在她已转入中阴身，给她念经，要让她的灵魂早日超度再生。”

念了三天的经，第四天，老和尚说：“你们可以放心了，她已经投胎转世了。之前她一直没有遇到因缘和合的投胎机会，现在投到了一家和她有缘分的人家。”

妈妈问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和尚说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以后你们家的人会遇见她的。”

我哥哥和父亲不相信，妈妈半信半疑；我是一个孩子，觉得这像童话故事一样很有趣，我相信了。

请和尚念了经以后，家里真的不再闹鬼了。

一年后的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漂亮的婴儿，她长得像姐姐小时候一样，她一直对我笑。我感觉脑子很清醒，害怕极了，想逃跑，可以双脚却迈不开来，身体不能动，好半天终于醒了，睁开眼睛恐慌地看了看四周，我看到墙上的日历，1979年3月3日。

村里的巫婆对妈妈说：“你小女儿昨天是鬼压身。她看见的孩子就是你的大女儿，已经投胎到了人间。死人有六道轮回，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或做饿鬼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；你女儿生前有善业，可以去天堂的，但是她还想转世做人，因为她还惦着那位上海来的知青。”

当时我还生气地骂她，你迷信！姐姐才不会想他了！是他害死了姐姐，我也恨他！

今天我又想起来30年前发生的事，这是一段我最不愿意回忆的往事。

难道眼前的她，就是我梦里的孩子，姐姐的转世吗？我相信灵魂

再生，可眼前的一切使我感到很惊讶。

当时我们在东北，灵魂能如此快速穿越空间来到上海？灵魂究竟以什么形式转世的？迈克是一位研究心灵能的学者，他去过南美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，拜见过几位有名的巫师，研究人类的预感和心灵相通的关系，回去问问他。

我从不对以前的男友说起我的家庭。我现在很时尚、前卫，别人看不出我出生在偏僻而贫困的小山村。我能走到今天，走出农村考上师范大学，去日本留学，应该感谢一个人——是他告诉我要上大学，到外面看看缤纷的世界；也是他，使我姐姐走上不归之路！

这次我来上海就是要找他。父亲临终时对我说：“有机会到上海去看看他，他是喜欢你姐的，不全是他的错；如果是他赞助的，要把钱全部还给人家。”

现在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，“我的生日是日本女儿节，这天是祈祷女孩子健康成长的节日；这天家里要放天皇、皇后和宫女装饰的人偶，漂亮极了。”那是晓帆的声音。

我脑子一片混乱，不知道这情景是现实还是幻觉？我喝了一口咖啡，让自己静下心来。

我问她，“你知道得很多，还喜欢日本什么？”

“我喜欢山口百惠、真由美演的电影。现在喜欢的歌手是松田圣子，她是从……”她用上海话问，“老师，‘乡下’的日语怎么说？”

“乡下的日语是‘衣那嘎’。”

我告诉她，“你的口语很好，是和同学一起学的日语吗？”

“因为我比他们聪明，所以学得好。他们不想学，上课就睡觉。”她调皮地看了看一位趴在桌上打瞌睡的男同学。

大家一阵哄笑，男生也醒了，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；后面的同学告诉他，他生气地对晓帆做了鬼脸，还有一位男生趁机吹了一声口哨。

“老师，他们嫉妒我。”她翘起嘴委屈地对我说。

我很惊讶，她连“嫉妒”的日语也会说，一般教科书上没有的。



“你们还笑得出来？能说多少日语？你们学的是哑巴日语。”

同学们听了我的训话，个个面面相觑，不再吱声了。

我对同学们说：“这些日语会话，你们必须要学会，这样才能了解日本的文化。将来到日本公司面试，能说这些话就可以了。”

“没戏唱了吧，你们要向我学习哦。”她得意地对旁边一位男生说。

那位男同学不服气地揶揄道：“学习什么？叫我也和你一样，头上夹个草莓发夹？”

大家又一阵大笑，我也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班里的气氛不再死气沉沉了。同学们看我和其他老师上课方法不一样，感到很有兴趣，没有同学打瞌睡或闲聊了。

“你们就这样用日语多对话，说错了也没关系。”我对同学们说。

“老师，不行，他骂我。”她像孩子般地撅起嘴向我告状。

“同学们，这是幽默还是骂人？大家用日语回答。”

“是幽默！”同学们报复似地大声说了起来。

课堂气氛让我又回到了现实中，下了课，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办公室向其他老师询问晓帆的情况。

“我们班的一位学生日语讲得好极了，她家父母到过日本吗？”

班主任告诉我说，她父亲是区里的组织部部长；母亲是区文化馆处长，家庭条件很好。她聪明乖巧，功课也很好，所以老师们都很喜欢她。

“她身体不太好，有一次得了癫痫，躺在地上打滚；嘴里还说着一串东北话，好像不是她的声音。”这位东北籍的老师对我说。

“她还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？”我忍不住问了起来。

“她还会算命，算得可准呢，”班主任笑着对我说，“什么时候也请她算一算你的白马王子在什么地方？”

我惊讶极了，姐姐会算命，是爷爷教她的，她很喜欢看八卦书。爷爷在村里很有名，谁家的鸡没有了，他闭着眼睛掐着手指过一会儿就说，在东头老王家的仓房里。人家送来的鸡蛋和黄面饼总是给我吃。